

郭宝年：永久的忘年交

○王 育



郭宝年学长

郭宝年，1919年4月出生，河北昌平人。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，1947年8月到清华大学教务处工作，之后长期供职于清华。1984年海淀走读大学（现北京城市学院）创办时即来该校负责教务工作。2014年6月6日，郭宝年先生去世，享年95岁。6月9日，北京城市学院领导及早年来校员工代表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。

在我刚任教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办得被领导评价“初生牛犊”，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情景。比如我们的老教务叫郭宝年，北大法律系毕业，一直在清华大学做教务，几十年的工作就是把教师、教室、教材、班级、课堂、学生像转魔方一样拆兑，却从没有差错。郭老师退休后就让我们海淀走读大学校长给请来了。我看他勤

勤恳，兢兢业业，对谁都和和气气，原则问题却是一步不退，就几次三番找他“聊天”，其实我想的是“谈话”。我这个新党员，是希望为党工作，动员启发老教务入党，还不好意思，婉婉转转地费劲表达。老教务一下就明白了，笑眯眯地告诉我，他所做的，都是份内的事情，不值得夸赞。至于入党，他还是笑眯眯地，说：“我不够，我这政治上，老不开展。”

我把这话理解为老同志的谦虚，就更希望挖掘出闪光的思想。30年前，老教务工作的时候烟不离口，从不用点烟，一根儿快抽完了，马上续上一根。有时候手头忙，没时间弹烟灰，那嘴上叼着的，是少半截儿的烟挂着多半截儿的灰，瓦蓝瓦蓝的烟雾中，他眯缝着左眼，烟叼在熏黄了的唇间，小心翼翼做完手里的活计，轻轻取下嘴上烟卷，把那长长的灰小心地举到桌上盛水的烟缸里。这时候，他总自得地笑笑，不是冲谁，是笑给自己。

工作中他也是这样，那么难安排的课程，那么紧张的教室，那么苛刻的时间，那么不好订购的教材，他就是那么笑眯眯地掂兑得严丝合缝。我坐在他对面，常听他给我讲那些并不起眼却才高八斗的来讲课的人，讲有能耐的人就容易有脾气，讲有能耐的人才能给学生真的知识，讲我们教务就得为学生用好脾气留住有能耐的老师。

我就不明白，这样的人怎么会政治上

不开展。

后来，我就回家生娃去了。等我回来上班，老教务二次退休回家了。我想他，就去看他。一晃二十几年，我发现，自己才真的政治上不开展。逢年过节从不去看领导，别人婚丧嫁娶不知道送什么怎么送。但是，我每年要去看老教务，一年也就是那么一趟。先是他告诉我什么书好，后来告诉我房前屋后种什么好，再就是我那宝贝儿上什么学好，还有叮嘱我，你老坐在电脑前动脑子，吃点丹七片活血，还不贵。

我有时想，老教务什么吸引我？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们之间曾经有共同的领导，共同的同事，共同的朋友，还有那么多共同的学生。二十几年来，我们从没有私下议论、没有臧否、没有是非、没有牢骚，老教务嘴里的，都是别人的好、别人的进步、别人的出彩、别人的德行。

一晃，老教务90多了。慈眉善目，一脸祥和，昨天前天的事情有时候糊涂了，可十年二十年前的事情明白明白。至今不用保姆，和儿女住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我们见面，他还能给我讲他当年上大学的事情。

我就想，那宁静、淡泊、忠厚、真诚还真能使人长寿。靠近百年的古树利于养生，靠近百年的老人宜于养心。老教务和他的儿女总感念我们之间这二十几年的忘年交情，其实是这二十几年的交往陶冶了我的性情。在这样的喧嚣与浮躁面前，无怨无悔，粪土名利，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，养正自己该养的精神；交几个好友，读几本好书，看儿女成长，让他们多生几个娃儿，如此人生，庶几至善也。

2014年6月6日凌晨两点，老教务在睡

梦中无疾而终。他生前曾告诉儿女，除家人外，不必麻烦其他任何人，告诉我可以，也是为遂了我的心愿。

我来了，没有一点儿悲伤。我觉得老教务走得真爽，连仙逝都给我做了一回榜样，宁静壮丽往生。今后的日月不管多久，我怎么能忘了这位叫郭宝年的老教务，我怎么能不照着老教务做人。

2014年6月8日

联大校友梁家佑学长逝世

梁家佑学长，因病于2014年8月23日在无锡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梁学长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电讯专业，1944年投笔从戎，参加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寇，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38师，后任新一军少校随军翻译官。抗战胜利后投身教育事业，先后在云南大学、北方交通大学、山东工业大学、南京工学院任教。1958年9月，他随南京工学院食品系迁无锡成立无锡轻工业学院（现江南大学），任机械系电工教研室主任。

“文革”后他克服重重困难筹办自动化专业，先后开设了九门不同类型的自动化课程，并建成了高水平的电工学、电子学实验室。1981年被聘为副教授，1984年成立自动化系时被聘为系主任，1987年7月退休。90年代他作为清华大学无锡校友会副理事长，为校友会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。